

天机神算 刘伯温

(台湾)萧玉寒 / 著

人心之靈，莫不有知；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；唯於理有未窮，故其知有不盡。

第一章 茫茫沙盤現乩仙

公元一千九百三十年四月的一天傍晚，從福建到印尼謀生的華僑年青小子林紹良，在叔父的店子幹了一天的售賣花生油生意後，把幾個朋友約返店中，耍「

乩」的遊戲。

間的多是婚姻、錢銀等急功近利的切身事。沙

。紹良時，他默默的想了一會，虔誠的句

自身！前途！」

上的乩筆先

深深的「

良的話

吾明朝

良忙拜道

却立刻凝住不動

曾，林紹良的朋友忽然驚奇的大叫

良連忙凝注沙盤，但見乩筆在沙盤上急促移動，在沙盤

字跡來：「鳥無足。山有月。旭初升。人都哭。」

林紹良一見，頓時目瞪口呆，不明所以。只好又拜又頌，祈求明示。

乩筆停了停，果然又動了，沙盤上現字跡道：「口中口。天外天。一時千戈起。天

下死萬千。」

林紹良又驚又奇，所顯的指示字句他雖然已牢記於心，但到底不明究竟，無奈只好



岳麓書社

970103

1247

4413

天机神算 刘伯温

(台湾)萧玉寒 / 著



下

岳麓书社

责任编辑 徐耕白
封面设计 潘小彬

天机神算刘伯温

(全三册)

〔台湾〕 萧玉寒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(长沙银盆南路 67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环境保护报社印刷厂印刷

199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520,000 印张:24 印数:1—20,000(套)

ISBN7—80520—361—X

1.206 (全三册) 定价: 15.80 元

〔湘岳 93—2〕

湘新登字 007 号

目 录

第 一 章	老樵夫义助军师	(1)
第 二 章	盲龙乱撞百姓伤	(9)
第 三 章	火雷噬嗑入南粤	(18)
第 四 章	大军征南遇大师	(27)
第 五 章	七彩祥云现吉兆	(36)
第 六 章	罗浮层峦龙脉旺	(46)
第 七 章	白凤现身得龙穴	(57)
第 八 章	代人立墓开龙眼	(67)
第 九 章	勇入虎穴解民厄	(77)
第 十 章	夜闯禅寺寻奥援	(87)
第 十 一 章	潜见何真计攻心	(97)
第 十 二 章	盲龙开眼消血光	(106)
第 十 三 章	天兆难逆应天机	(117)
第 十 四 章	应天称帝元势去	(124)
第 十 五 章	告隐归田赠锦囊	(133)
第 十 六 章	游梅岭尽点龙脉	(143)
第 十 七 章	慧眼通玄解民厄	(150)
第 十 八 章	弃高官穷乡济民	(168)
第 十 九 章	大侠收徒登九龙	(176)
第 二 十 章	大地龙气辅神功	(184)

第二十一章	张留为囚变贵客	(191)
第二十二章	改形换格履诺言	(200)
第二十三章	香脚失踪神龙应	(209)
第二十四章	潜龙现形惩恶霸	(220)
第二十五章	真龙现身放荣华	(226)
第二十六章	开龙口百姓齐欢	(242)
第二十七章	寻龙侠侣浪天涯	(252)

第一章 老樵夫义助军师

彭莹玉扶着老樵夫，与马云英一道，眨眼便掠到刘伯温面前。

刘伯温正欲开口询问，马云英已忍不住抢先道：“二哥！刘大军师！你恃功力奇高，欺负我和彭大哥吗？”

刘伯温微笑道：“二哥欺负三妹什么了？”

马云英嗔道：“你施展惭愧大师所授的天机三式第一式妙演天机轻功身法，把我和彭大哥抛在后面不理，枉我二人白为你焦急着紧，你自己却逍遥快活，这不是欺负人是什么？”

刘伯温深知诸葛武侯的用意乃是警醒自己，彭莹玉与马云英就算目睹，亦难明究竟，便把洞中奇遇隐去不谈，只淡淡的一笑道：“此地乃入粤必经之途，不探查清楚，岂能贸然进军？刘某一时心急，因此走快了一步而已。”

马云英道：“那二哥查清了吗？是否可以挥军入粤川了？”

刘伯温道：“天时、地利已知，可惜尚未知人情，因此未能决断是否挥军南进。”

马云英不解道：“何谓人情？难道你打算向元鞑子讨人情才南进吗？”

刘伯温微微一笑道：“此人情不同彼人情也！此人情乃指某国某地之各阶层人的状况，军事虽已知天时、地利，但若不知人情，便轻敌冒贸然进，则败北不远矣！”

马云英一听，大喜道：“好极了！我说这老伯是一件宝贝，

彭大哥偏不信，幸而我把他说服，才不致失了这件大活宝！”

刘伯温微笑道：“你为什么认定这位老伯是大活宝？”

马云英格格一笑道：“他自称是广府近郊南海镇人，因逃避元人的追缉，才辗转来到粤北山区，靠打柴维生，那广府是元兵驻守重镇，他既然来自广府近郊，且对元人必定恨之入骨，因此若向他打探元人的动静，是否一个极佳的宝贝人选？”

刘伯温一听，心中不由一动，暗道这位老伯既然是广府近郊南海大镇人仕，且走南闯北，于粤川人情世故必定了如指掌，征南大军若有此人作向导，那就胜算在握了！

刘伯温向那老樵夫作了揖，道：“在下刘伯温，请教老伯高姓大名？”

老樵夫一听，登时耸然动容道：“你便是那位号称‘誓逐元蛮复汉疆’的刘军师刘伯温吗？老夫没有听错吧？”

马云英格格一笑道：“老伯！他果然便是明军的大军师刘伯温！他若不是刘伯温，那普天下绝没有能知天机祸福的人了！”

老樵夫仍然半信半疑，他怔怔的望着刘伯温，喃喃道：“你便是能知天机祸福的刘伯温？你，你没有骗我老人家眼花吧？”

马云英见老樵夫仍不相信，心中有点气了，她瞪了老樵夫一眼，道：“老伯！你怎样才相信他是刘伯温？”

老樵夫根本不知马云英是谁，因此他并不怕她，喃喃道：“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！……除非，除非他当面露一手看看！”

马云英无奈的一笑道：“二哥！他说要你立刻露一手他看看！匆忙间如何是好？二哥有把握吗？”

刘伯温精研他的恩师赖布衣所赠的风水奇学《青乌序》，已然登堂入室，老樵夫这小小一道难题，自然难不倒他。

只见刘伯温微微一笑，目注老樵夫，仔细审视一会，便呵呵一笑道：“老伯，若刘某所判不差，你必定是晚年得子，而且此子已快三岁了！再者你的儿子终日病患不断，虽屡延医求治，但毫无办法，依然百病缠身，未知是也不是？”

那老樵夫一听，吐出的舌头登时缩不回去，好一会才喃喃道：“神仙？活佛？……不然你怎会知道？”

刘伯温微笑道：“老伯满面光浮，额头发黑如染煤烟，又泪堂浮肿，此乃老来无后之相，幸而印堂有红线冲入，且红线已有三回，亦即红线已现三年，红线若入印堂，则主老年得子，红线每年一回，现已三回，因此可以断定，老伯得子已三年岁月了！”

刘伯温此言一出，彭莹玉、马云英亦大感惊奇，忙问老樵夫道：“是也不是？”

老樵夫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的确如此！简直真如珍珠！”他说罢，向刘伯温忽然双膝跪倒，哀求道：“请刘大师打救一二！指点迷津，好救我那苦命儿逃出生天！可怜我晚年才得此子，若然夭折，我伦家便从此绝后了！”

刘伯温伸手扶起老樵夫，道：“老伯请起，不必行此大礼，刘某若能相救，绝不会坐视不理，待见到你的小儿郎，便知端详矣！只是目下刘某军务在身，不便久留，请老伯原谅。”

老樵夫忙道：“刘大师有什么急务？”

刘伯温目注老樵夫，但见他满面正气凛然，知他必非奸诈之徒，便坦然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刘某上此粤关峻岭，乃为明军征南入粤探路，探清粤川的情势，方可稳操胜算。”

老樵夫一听，便呵呵一笑道：“刘大师若要查探粤川的情势，便找对人了！并非我伦福夸口，若论对粤川地形人物世故

的洞悉，放眼粤川，大概也寻不着第二人选了！”

刘伯温一听，微笑道：“原来老伯姓伦名福，但未知伦老伯为什么肯助刘某一臂之力？”

老樵夫——伦福咬牙道：“老夫乃广府近郊南海镇黎浦村人，因气不过元兵入村奸杀妇女，一时错手，把一名元兵千夫长一斧头砍杀了，被逼逃亡到粤北山区，靠打柴维生，刘大师试想，伦某眼见明军已然入粤讨伐元兵，能不挺身而出吗？不说为国为民，就为了一己私利，伦某亦会扶助明军一臂之力！”

刘伯温一听大喜道：“不错！国仇家恨，这是伦老伯肯助明军的最佳理由！刘某果然没有判断错误！好，刘某便以明军军师的身份，聘请伦老伯任明军征南向导！”

伦福想也没想，便一口答应刘伯温所聘，担任明军征南向导。

刘伯温见伦福爽快答应，甚喜。他想了想，便道：“伦老伯，你的家室离此地多远？”伦福道：“说来惭愧，老夫的家，只是在此山下的一座草屋而已！不过老家便远在数百里之外了。”

刘伯温道：“你家中尚有何人？”

伦福道：“还有谁？不外是拙荆及小儿罢了！”

刘伯温一听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先上你家，把你的老伴和孩儿一道接返军营，以免走漏消息，致使元人对你不利。”

伦福见刘伯温处事精细，处处为他着想，不由大为感佩，叹道：“刘军师果然不愧一代名师，就对一位草莽之民，亦如此细心照应！明军有刘军师这等人才匡助，何愁大业不成！”

马云英笑道：“福伯，你不必讨好我这二哥，他这人不吃这一套，他但认为该做的便会决然去做，不该做的你把他杀了也

决办不到！福伯还是省些力气，等着向他述说粤川的人情世故便是了！”

伦福忙道：“未知刘军师欲知什么？但伦某人知道的，绝不隐瞒！”

刘伯温微微一笑道：“不必着急，先去接应你的家室再从长计议。”

马云英道：“二哥怎么忽然又不急着办你的军务了？”

刘伯温呵呵一笑道：“人无后顾之忧，方会勇往直前，誓无反顾！这道理你还不懂吗？”

马云英一听，扯起伦福的手就走。

刘伯温奇道：“三妹你又急什么？”

马云英格格一笑道：“福伯的家小便是他的命根，先安置好他的命根，福伯便无后顾之忧，他便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勇往直前了嘛！”

刘伯温与彭莹玉相视一笑，没说什么，跟着伦福走下出去。

伦福走南闯北，脚力甚佳，刘伯温、彭莹玉、马云英三人功力奇高，因此虽然山高陡峻，但对四人来说，也根本不算什么。

不消半个时辰，四人便走落山脚了。

在山脚开阔地，果然有一座草屋。伦福指着草屋，苦笑道：“失礼得很，这便是伦某的窝居了，三位请进去一聚。”

马云英笑道：“福伯不必客气，世上居所，大有大住，小有小居，只要有容身之处，活下来，日后便有好日子过了！”

伦福心性豁达，一听亦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只要赶走元鞑子，老百姓便有好日子过了！”他一顿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可惜我那苦命孩儿，多灾多难，也不知是否可以挨到

那好日子了！哎！”

马云英本是孤儿出身，她一听伦福说得凄酸，心中便十分同情，忙道：“福伯你放心，有我这二哥在此，他又已瞧出你小儿郎的灾困根由，他必定有妙法解救！”

福伯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但愿如此，不过群医束手无策，刘军师并非神仙，老夫也不敢过份奢求了！”

伦福说着，领三人走近草屋。

也许是刚才伦福与马云英说话的声音，把屋内的人惊动了，此时草屋的门依呀一声推了开来，从里面走出一位年约四十多的妇人，她怀中抱着一个男孩子。

伦福未及招呼，妇人怀抱的孩子忽然挣扎着跳落地上，摇摇晃晃的向刘伯温径直跑来，嘴里哇哇的叫着：“梦叔叔来了！梦叔叔来了！伦显拜见梦叔叔！……”

众人一听，均大吃一惊，不明所以，为何这娃儿称刘伯温作“梦叔叔”？

伦福忙向刘伯温道：“这是小儿伦显，年方三岁，不懂礼貌，刘军师请勿怪罪。”

刘伯温微微一笑，不但没半点不悦，反而一手抱起这娃儿，笑问道：“你便是显儿吗？你怎会称我为梦叔叔？”

那娃儿——伦显虽然满脸病容，但人倒精乖，他一叠连声的道：“是呀！你便是梦叔叔！……我昨天晚上见有一位叔叔，走到我家屋前，却不走进来，于是我大叫，后来把娘亲吵醒了，娘亲说，我是作梦，但我见到的那位叔叔，与叔叔你一模一样的，你必定是那位梦叔叔了！”

伦福一听，忙向那妇人道：“孩子他娘，真有此事吗？”

那妇人原来是伦福的妻子伦氏，她点点头道：“是真的！显

儿昨晚的确在睡中惊醒，一面大叫梦叔叔救我！梦叔叔不要走！……起先我也以为他是孩子梦话，但今日他一见这位大叔，便直叫梦叔叔来了，妾身想，显儿或许遇上贵人了！”

伦福又惊又喜道：“他果然是一位贵人，因为他便是明军军师刘伯温！”

伦氏一听，便噗的一声，向刘伯温双膝跪下，道：“民妇伦氏拜见刘军师！……”

刘伯温此时正仔细端详伦显的气色，没有手去扶起伦氏，忙道：“伦大嫂快请起来！此非军营，不必行此大礼！”

伦氏却不肯起来，接着哀声道：“素闻刘军师有惊天本领，可以令人起死回生，万望刘军师大发慈悲，搭救小儿，可怜他伦家数代单传，老年才得此子，若小儿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伦家便从此绝后了！”

刘伯温不及伸手相扶，他很同情伦氏夫妇，便伸出二根手指，向伦氏跪着的地方划了两个弧圈，这是天机三式的“气吞宇宙”中的“平地青云”一招，威力强大之极。

伦氏身不由己，便被一股巨大的托承力，凭空托了起来，缓缓落下，却是无论如何也跪不下去了，她惊奇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刘伯温微微一笑道：“伦大嫂放心，伦大哥已受聘为明军征南向导，彼此是一家人，你家的事，便即刘伯温的事，但有办法施救，刘某绝不会坐视不救！”

马云英走过来，扶住伦大嫂，笑道：“伦大嫂，你大可放心了，我这二哥轻易不肯承诺，但他答应之事，便绝不会更改，他一定替你家小儿郎想办法救治。”

伦大嫂大喜，不由破涕为笑，向刘伯温谢道：“刘军师果然

是义军之师，若能救儿一命，刘军师便是伦家的再生父母了！”

彭莹玉呵呵一笑道：“这般谢来谢去，何日了结？不如先到屋内，收拾行装，先返军营，再从长计议如何？”

伦大嫂奇道：“为什么要返军营？”

伦福道：“刘军师担心我的身份暴露，被元人查悉，会对你和显儿不利，因此一定要先把你们二人接返军营，以策安全。”

伦大嫂感激道：“刘军师处事精细，算无遗策，真不愧为仁义之师，为明军赴汤蹈火，也是应该的啊！”

伦大嫂说罢，再无二话，返身入屋，收拾行装去了。

说是收拾，其实也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只有一些日用的随身衣物而已。

不一会，伦大嫂便已收拾妥当，马云英助她挽了一袋衣物，其余的伦福自己背了。

一行六人，再上山去，明军的大营，就在这山的另一面山脚。

不知怎地，伦显一直任刘伯温抱着，上山下山，竟如遇上亲人似的。

刘伯温与伦显一路有说有笑，伦显也乖巧得很，有问有答，视刘伯温如亲叔似的。

马云英不由暗暗惊奇，心道二哥这是怎么了？忽然想娶老婆养娃娃了吗？不然莫非他真的是伦显这娃儿认定的“梦叔叔”吗？

第二章 盲龙乱撞百姓伤

刘伯温等返回明军大营，征南大将军徐英亲在营外接迎。

刘伯温等三人在征南大军中身份特殊，一是明军全军军师，一是未来的“皇后娘娘”，一是地位优越的“中军散人”，因此徐英虽然挂征南大将军头衔，但也不敢失了礼节，何况徐英有今日成就，全靠刘伯温的一手栽培，徐英视刘伯温简直有如恩师。

当下众人相见，马云英亲自安排伦氏母子，入住她的亲兵营。

彭莹玉笑道：“三妹，为什么这般热心？”

马云英格格一笑道：“二哥是显娃儿的梦叔叔，云英若不小心照应，显娃儿有个三长两短，二哥发起火来，把三妹按军法处置，三妹岂非太不合算吗？”

马云英说着，领伦氏母子走入她的亲兵营去了。

刘伯温与彭莹玉、徐英相视一笑，没说什么。伦福并不知道马云英的身份，他只觉这姑娘待人热诚，是明军的一位女将而已，因此也不感什么惊奇，他若知道马云英是未来的“皇后娘娘”，他就不知如何的感佩了。

当晚，刘伯温便把伦福邀至中军大营，与徐英、彭莹玉一道商讨军情。

此时，伦福才知道，徐英是征南大将军，他欲下跪参拜，徐英连忙伸手扶住，道：“伦大哥是刘军师请来的客人，亦即明军

的贵宾，徐英岂敢受拜？况且军规不达宾客，伦大哥请勿客气！”

伦福这才知道，刘伯温在明军的威望非同小可，由于他是刘伯温请来的客人，连征南大将军亦把他视作贵宾招待。伦福告罪坐下了。

刘伯温微笑道：“伦大哥世居粤川广府，对粤川人情世故了如指掌，征南明军有伦大哥作向导相助，必定可以事半功倍，尚请伦大哥不吝赐告！”

伦福道：“但有助明军征南，驱除元虏，伦某决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！”

刘伯温点点头，道：“很好！那请教伦大哥，明军征南，首重什么？”

伦福道：“粤川百姓，饱受元人欺凌压榨，大多奄奄一息，思变久矣！于此时若有仁义之师驾临，粤川百姓必定揭竿而起，纷投仁义之师，元人虽驻有重兵，亦必然不堪一击！”

刘伯温微笑，向徐英点点头道：“此乃粤川百姓肺腑之言，徐将军有何体会？”

徐英想了想，便向坐在一旁待命的军中书记下令道：“征南大军军纪第一条，凡入粤川境内，妄自烧杀抢掠者，杀毋赦，第二条，征南大军既入粤川，粤川百姓即明军衣食父母，理应保之护之敬之爱之，不遵者军法处置！”

徐英说罢，向刘伯温请示道：“刘军师以为如何？”

刘伯温甚喜，微笑点头，道：“请徐将军决断！”

徐英一听，便再无犹豫，向军中书记下令道：“先把这两条记下了！余下容议。”

军中书记肃然领令，挥笔疾书，立刻便成了明军入粤的首

次两大军纪了。

伦福亲眼目睹，明军自军师到大将军，上下亲如手足，爱民如子，不由更为感佩，他叹道：“明军就凭这两条，便足称仁义之师了！如此仁义之师，必灭元人无疑！”

刘伯温又问伦福道：“粤川百姓，首重什么？有何特长？”

伦福沉吟道：“粤人重商而轻农，但求生活安稳富裕足矣，其他都不作强求。”

刘伯温一听，大感兴趣道：“请伦大哥详说之！”

伦福想了想，终于道：“实不相瞒，伦某先祖，曾是大宋的九品县官，因此于南粤人情世态大有研究，所知甚详，代代相传，到伦某这一代亦不敢遗忘。先祖曾经提及，中国有四大河流、五大山脉，分为黑龙江、黄河、长江、粤江四系水流，又山系分为昆仑山系、天山阿尔泰系、喜马拉雅山系、兴都富什山系、苏里曼山等五大山系。四大水域、五大山系，便形成中国各地人情风俗世态的各异，其中千变万化，神机莫测！”

彭莹玉一听，向刘伯温微微一笑，以传音入密的功夫说道：“二弟！不料伦福竟是你的同道知己！”

刘伯温亦以传音入密功夫答道：“大哥稍安毋躁，且听其言可也！”

彭莹玉不解道：“二弟堂堂明军军师、天机大师，竟要向一位草野之民请教吗？”

刘伯温微微一笑道：“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海之所以成乃纳百川之故，况且伯温恩师赖大师亦是一介布衣，难道草野之中便没有能人吗？不外是各有所长罢了！”

彭莹玉一听，脸上一红，心道论心性之宽宏，彭某委实比不上刘伯温！

刘伯温向伦福微笑点头，道：“伦大哥所言，令人耳目一新，但不知因四大河流域、五大山系之不同，中国各地之民情世俗又有什么区别？请伦大哥细道其详。”

伦福见刘伯温语出诚恳，感他虚怀若谷，便大胆直言道：“先祖曾言，五大山系以昆仑山脉为干，而粤川之地，乃昆仑山脉之南干，虽不及北干之雄伟，但山势地脉绵长浑厚，非北干所能企及；又四大河流，粤川受粤江主宰，粤江不及黄河、长江之汹涌澎湃，但流域之广、水源之足，则远胜黄河、长江；由此之故，因山、水薰陶之不同，便令北人尚武勇，南人重文学；南人多温和，北人多刚毅；南人主政以仁厚宽纵为风，北人主政以压制严厉是尚；南人重商贾，北人尚官禄；南人多经济丰裕，北人多贫瘠淡泊。再者……”

伦福忽然欲言又止。

刘伯温知他心有所虑，便坦然一笑道：“伦大哥但说无妨，刘某敢担保，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！”

伦福受到刘伯温如此鼓励，这才坦然道：“再者因山脉、流域之不同，南北之民不但言语相异，风习相异，其民风亦大异，粤江之民多独立思想，有进取大志，因其两面濒海，为五洲交通孔道，与世外海外交往，亦先于长江、黄河等地域。知乎于此，南方民俗，便不难掌握矣！”

刘伯温沉吟不语，似在仔细体味，好一会儿，才向伦福谢道：“多谢伦大哥指教！因地制宜，知己知彼，征南方略，大致可定矣！”

伦福忙道：“未知刘军师如何决断？”

刘伯温道：“南粤之民，历来以仁厚宽纵为理想当政者，则明军征南，当首重仁义，例如三国诸葛武侯，征南抱以心服之